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回 走窮途忽遇良朋 談仁路初聞怪狀

卻說我搬到客棧裡住了兩天，然後到伯父公館裡去打聽，說還沒有回來。我只得耐心再等。一連打聽了幾次，卻不見回來。我要請見伯母，他又不肯見，此時我已經住了十多天，帶來的盤纏，本來沒有多少，此時看看要用完了，心焦的了不得。這一天我又去打聽了，失望回來，在路上面走，一面盤算著：倘是過幾天還不回來，我這裡莫說回家的盤纏沒有，就是客棧的房飯錢，也還不曉得在那裡呢！正在那裡納悶，忽聽得一個人提著我的名字叫我。我不覺納罕道：「我初到此地，並不曾認得一個人，這是那一個呢？」擡頭看時，卻是一個十分面熟的人，只想不出他的姓名，不覺呆了一呆。那人道：「你怎麼跑到這裡來？連我都不認得了麼？你讀的書怎樣了？」我聽了這幾句話，方才猛然想起，這個人是我同窗的學友，姓吳，名景曾，表字繼之。他比我長了十年，我同他同窗的時候，我只有八九歲，他是個大學生，同了四五年窗，一向讀書，多承他提點我。前幾年他中了進士，榜下用了知縣，掣簽掣了江寧。我一向未曾想著南京有這麼一個朋友，此時見了他，猶如嬰兒見了慈母一般。上前見個禮，便要拉他到客棧裡去。繼之道：「我的公館就在前面，到我那裡去罷。」說著，拉了我回去。

果然不過一箭之地，就到了他的公館。於是同到書房坐下。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，一一的告訴了他。說到我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不肯見我，所以住在客棧的話，繼之愕然道：「哪一位是你令伯？是甚麼班呢？」我告訴了他官名，道：「是個同知班。」繼之道：「哦，是他！他的號是叫子仁的，是麼？」我說：「是。」繼之道：「我也有點認得他，同過兩回席。一向只知是一位同鄉，卻不知道就是令伯。他前幾天不錯是出差去了，然而我好像聽見說是回來了呀。還有一層，你的令伯母，為甚又不見你呢？」我說：「這個連我也不曉得是甚麼意思，或者因為向來未曾見過，也未可知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們自己一家人，為甚沒有見過？」我道：「家伯是在北京長大的，在北京成的家。家伯雖是回過幾次家鄉，卻都沒有帶家眷。我又是今番頭一次到南京來，所以沒有見過。」繼之道：「哦，是了。怪不得我說他是同鄉，他的家鄉話卻說得不像的很呢，這也難怪。然而你年紀太輕，一個人住在客棧裡，不是個事，搬到我這裡來罷。我同你從小兒就在一起的，不要客氣，我也不許你客氣。你把房門鑰匙交給我罷，搬行李去。」

我本來正愁這房飯錢無著，聽了這話，自是歡喜。謙讓了兩句，便將鑰匙遞給他。繼之道：「有欠過房飯錢麼？」我說：「棧裡是五天一算的，上前天才算結了，到今天不過欠得三天。」繼之便叫了家人進來，叫他去搬行李，給了一元洋銀，叫他算還三天的錢，又問了我住第幾號房，那家人去了。我一想，既然住在此處，總要見過他的內眷，方得便當。一想罷，便道：「承大哥過愛，下榻在此，理當要請見大嫂才是。」繼之也不客氣，就領了我到上房去，請出他夫人李氏來相見。繼之告訴了來歷。這李氏人甚和藹，一見了我便道：「你同你大哥同親兄弟一般，須知住在這裡，便是一家人，早晚要茶要水，只管叫人，不要客氣。」此時我也沒有甚麼話好回答，只答了兩半「是」字。坐了一會，仍到書房裡去。家人已取了行李來，繼之就叫在書房裡設一張榻床，開了被褥。又問了些家鄉近事。從這天起，我就住在繼之公館裡，有說有笑，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繼之一早就上衙門去了。到了向午時候，方才回來一同吃飯。飯罷，我又要去打聽伯父回來沒有。繼之道：「你且慢慢著，只要在藩臺衙門裡一問就知我的。我今日本來要打算同你打聽，因在官廳上面，談一樁野雞道臺的新聞，談了半天，就忘記了。明日我同你打聽來罷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就止住了，因問起野雞道臺的話。繼之道：「說來話長呢。你先要懂得『野雞』兩個字，才可以講得。」我道：「就因為不懂，才請教呀。」繼之道：「有一種流娼，上海人叫做野雞。」我詫異道：「這麼說，是流娼做了道臺了？」繼之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你聽我說：有一個紹興人，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，總而言之，是一個紹興的『土老兒』就是。這土老兒在家裡住得厭煩了，到上海去謀事。恰好他有個親眷，在上海南市那邊，開了個大錢莊，看見他老實，就用了他做個跑街……」我不懂得跑街是個甚麼職役，先要問明。繼之道：「跑街是到外面收帳的意思。有時到外面打聽行情，送送單子，也是他的事。這土老兒做了一年多，倒還安分。一天不知聽了甚麼人說起『打野雞』的好處，……」我聽了，又不明白道：「甚麼打野雞？可是打那流娼麼？」繼之道：「去嫖流娼，就叫打野雞。這土老兒聽得心動，那一天帶了幾塊洋錢，走到了四馬路野雞最多的地方，叫做甚麼會香里，在一家門首，看見一個『黃魚』。」我聽了，又是一呆道：「甚麼叫做黃魚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是我說錯南京的土談了，這裡南京人，叫大腳妓女做黃魚。」我笑道：「又是野雞，又是黃魚，倒是兩件好吃的東西。」

繼之說：「你且慢說笑著，還有好笑的呢。當下土老兒同他兜搭起來，這黃魚就招呼了進去。問起名字，原來這個黃魚叫做桂花，說的一口北京話。這土老兒化了幾塊洋錢，就住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晨要走，桂花送到門口，叫他晚上來。這個本來是妓女應酬嫖客的口頭禪，並不是一定要叫他來的。誰知他土頭土腦的，信是一句實話，到了晚上，果然走去，無聊無賴的坐了一會就走了。臨走的時候，桂花又隨口說道：『明天來。』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，又裝了一個『乾濕』。」

我正在聽得高興，忽然聽見「裝乾濕」三個字，又是不懂。繼之道：「化一塊洋錢去坐坐，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，一碟子瓜子來敬客，這就叫做『裝乾濕』。當下土老兒坐了一會，又要走了，桂花又約他明天來。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。桂花留他住下，他就化了兩塊洋錢，又住了一夜。到天明起來，桂花問他要一個金戒指。他連說：『有有有，可是要過兩三天呢。』過了三天，果然拿一個金戒指去。當下桂花盤問他在上海做甚麼生意，他也不隱瞞，一一的照直說了。問他一月有多少工錢，他說：『六塊洋錢。』桂花道：『這麼說，我的一個戒指，要去了你半年工錢呀！』他說：『不要緊，我同帳房先生商量，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紅銀子來兌的。』問他一年分多少花紅，他說：『說不定的，生意好的年分，可以分六七十元；生意不好，也有二三十元。』桂花沉吟了半晌道：『這麼說，你一年不過一百多元的進帳？』他說：『做生意人，不過如此。』桂花道：『你為甚麼不做官呢？』土老兒笑道：『那做官的是要有官運的呀。我們鄉下人，哪裡有那種好運氣！』桂花道：『你有老婆沒有？』土老兒歎道：『老婆是有一個的，可惜我的命硬，前兩年把他剋死了。又沒有一男半女，真是可憐！』桂花道：『真的麼？』土老兒道：『自然是真的，我騙你作甚！』桂花道：『我勸你還是去做官。』土老兒道：『我只望東家加我點工錢，已經是大運氣了，哪裡還敢望做官！況且做官是要拿錢去捐的，聽見說捐一個小老爺，還要好幾百銀子呢！』桂花道：『要做官頂小也要捐個道臺，那小老爺做他作甚麼！』土老兒吐舌道：『道臺！那還不曉得是個甚麼行情呢！』桂花道：『我要你依我一件事，包有個道臺給你做。』土老兒道：『莫說這種笑話，不要折煞我。若說依你的事，你且說出來，依得的無有不依。』桂花道：『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，不許再娶別人。』土老兒笑道：『好便好，只是我娶你不起呀，不知道你要多少身價呢！』桂花道：『呸！我是自己的身子，沒有甚麼人管我，我要嫁誰就嫁誰，還說甚麼身價呀！你當是買丫頭麼！』土老兒道：『這麼說，你要嫁我，我就發個咒不娶別人。』桂花道：『認真的麼？』土老兒道：『自然是認真的，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會撒謊。』桂花立刻叫人把門外的招牌除去了，把大門關上，從此改做住家人家。又交代用人，從此叫那土老兒做老爺，叫自己做太太。兩個人商量了一夜。

「到了次日，桂花叫土老兒去錢莊裡辭了職役。土老兒果然依了他的話。但回頭一想，恐怕這件事不妥當，到後來要再謀這麼一件事就難了。於是打了一個主意，去見東家，先撒一個謊說：『家裡有要緊事，要請個假回去一趟，頂多兩三個月就來的。』東家准了。這是他的意思，萬一不妥當，還想後來好回去仍就這件事。於是取了鋪蓋，直跑到會香里，同桂花住了幾天。桂花帶了土老兒到京城裡去，居然同他捐了一個二品頂戴的道臺，還捐了一枝花翎，辦了引見，指省江蘇。在京的時候，土老兒終日沒事，只在家裡悶坐。桂花卻在外面坐了車子，跑來跑去，土老兒也不敢問他做甚麼事。等了多少日子，方才出京，走到蘇州去稟到。桂花卻拿出一封某王爺的信，叫他交與撫臺。撫臺見他土形土狀的，又有某王爺的信，叫好好的照應他。這撫臺是個極圓通的人，雖然疑心他，卻不肯去盤問他。因對他說道：『蘇州差事甚少，不如江寧那邊多，老兄不如到江寧那邊去，分蘇分寧是一樣的。兄弟這

裡只管留心著，有甚差事出了，再來關照罷。」土老兒辭了出來，將這話告訴了桂花。桂花道：『那麼咱們就到南京去，好在我都有預備的。』於是乎兩個人又來到南京，見制臺也遞了一封某王爺的信。制臺年紀大了，見屬員是糊裡糊塗的，不大理會；只想既然是有了闊闊的八行書，過兩天就好好的想個法子安置他就是了。不料他去見藩臺，照樣遞上一封某王的書。

「這個藩臺是旗人，同某王有點姻親，所以他求了這信來。藩臺見了人，接了信，看看他不像樣子，莫說別的，叫他開個履歷，也開不出來；就是行動、拜跪、拱揖，沒有一樣不是礙眼的。就回明了制臺，且慢著給他差事，自己打個電報到京裡去問，卻沒有回電；到如今半個多月了，前兩天才來了一封墨信，回得詳細細的。原來這桂花是某王府裡奶媽的一個女兒，從小在王府裡面充當丫頭。母女兩個，手上積了不少的錢，要想把女兒嫁一個闊闊的闊老，只因他在那闊地方走動慣了，眼眶子看得大了，當丫頭的不過配一個奴才小子，實在不願意。然而在京裡的闊老，那個肯娶一個丫頭？因此母女兩個商量，定了這個計策：叫女兒到南邊來揀一個女婿，代他捐上功名，求兩封信出來謀差事。不料揀了這麼一個土貨！雖是他外母代他連懇求帶蒙混的求出信來，他卻不爭氣，誤盡了事！前日藩臺接了這信，便回過制臺，叫他自己請假回去，免得奏參，保全他的功名。這桂花雖是一場沒趣，卻也弄出一個誥封夫人的二品命婦了。只這便是野雞道臺的歷史了，你說奇不奇呢？」

我聽了一席話，心中暗想，原來天下有這等奇事，我一向坐在家裡，哪裡得知。又想起在船上遇見那扮官做賊的人，正要告訴繼之。只聽繼之又道：「這個不過是桂花揀錯了人，鬧到這般結果。那桂花是個當丫頭的，又當過姨子的，他還想著做命婦，已經好笑了。還有一個情願拿命婦去做姨子的，豈不更是好笑麼？」我聽了，更覺得詫異，急問是怎樣情節。繼之道：「這是前兩年的事了。前兩年制臺得了個心神彷彿的病。年輕時候，本來是好色的；到如今偌大年紀，他那十七八歲的姨太太，還有六七房，那通房的丫頭，還不在內呢。他這好色的名出了，就有人想拿這個巴結他。他病了的時候，有一個年輕的候補道，自己陳說懂得醫道。制臺就叫他診脈。他診了半晌說：『大帥這個病，卑職不能醫，不敢胡亂開方；卑職內人怕可以醫得。』制臺道：『原來尊夫人懂得醫理，明日就請來看看罷。』到了明日，他的那位夫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。診了脈，說是：『這個病不必吃藥，只用按摩之法，就可以痊癒。』制臺問哪裡有懂得按摩的人。婦人低聲道：『妾頗懂得。』制臺就叫他按摩。他又說他的按摩與別人不同，要屏絕閒人，炷起一爐好香，還要念甚麼咒語，然後按摩。所以除了病人與治病的人，不許有第三個人在旁。制臺信了他的話，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們都叫了出去。有兩位姨太太動了疑心，走出來在板壁縫裡偷看。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來，大喝一聲，走將進去，拿起門門就打。一時驚動了眾多姨太太，也有拿門門的，也有拿木棒的，一擁上前，圍住亂打。這一位夫人嚇得走頭無路，跪在地下，抱住制臺叫救命。制臺喝住眾人，叫送他出去。這位夫人出得房門時，眾人還跟在後面趕著打，一直打到二門，還叫粗使僕婦，打到轅門外面去。可憐他花枝招展的來，披頭散髮的去。這事一時傳遍了南京城。你說可笑不可笑呢？」

我道：「那麼說，這位候補道，想來也沒有臉再住在這裡了？」繼之道：「哼，你說他沒有臉住這裡麼？他還得意得很呢！」我詫異道：「這還有甚麼得意之處呢？」繼之不慌不忙的說出他的得意之處來。

正是：不怕頭巾染綠，須知頂戴將紅。要知繼之說出甚麼話來，且待下文再記。